

夏普之父早川德次传

〔日〕  
平野隆彰/著  
姜珊/译

# 打败 无常的 命运

从穷小子到日本电器之父

可以倒霉，绝不倒下！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最大劲敌、最佳好友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打败 无常的 命运

夏普之父早川德次传

〔日〕平野隆彰/著  
姜珊/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败无常的命运：夏普之父早川德次传 / (日)平野隆彰著；姜珊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213 - 04735 - 0

I. ①打… II. ①平… ②姜… III. ①早川德次(1893~1980) - 传记 IV. ①K833.13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8155 号

SHARP WO TSUKUTTA OTOKO - Hayakawa Tokuji Den by Takaaki Hirano  
Copyright © 2004 by Takaaki Hiran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Nikkei Business Publication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Nikkei Business Publications, Inc. through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书名	打败无常的命运：夏普之父早川德次传
作者	[日]平野隆彰 著 姜珊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章 依
责任校对	叶 宇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30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213 - 04735 - 0
定价	3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街边的小作坊里，一个男人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埋头苦干。隅田川方向传来了破晓的鸡鸣声，但这个全神贯注的男人却什么都没有听到。

从白天晚饭后他就一直在工作。他有时把细金属棒对着灯泡看里面的小孔，有时前一刻还对着操作台前的图纸深思，后一秒钟就迅速开动机器打磨金属棒。在二楼，妻子担心他的健康一直陪到深夜，这会儿终于坚持不住睡着了。刚出生三个月的婴儿就躺在她的身旁，小手被妻子紧紧地握着。

妻子曾经无数次地劝过他：“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

“怎么会？我的身体没那么脆弱。倒是你，要注意身体，早点休息吧。”他体贴地对妻子说。然而，这次他这样埋头苦干已经有三天了。

——原来如此……我怎么没有早一点发现啊……

他在将试作品无数次地组装分解之后，脑中突然灵光一现。其实想通了很简单，只要将切割成螺旋形的凹槽再延长一点，问题不就解决了嘛！

“太好了，这样就成了！”他振作精神，开始精细研磨。这些

以微米为单位的工作，对于从幼年起就接受严格手工艺传承的他来讲并不是什么难事。

终于，在天空泛白之际，他大叫着：“做好了！我成功了！”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右手举着一根10厘米左右的金属棒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眼睛红得如充血一般。

这便是后来被称为夏普铅笔的“早川式金属自动铅笔”的诞生。

这名青年叫早川德次，在1915年（大正四年）的春天，他仅仅21岁。德次自立创业还不到两年，前途已是一片光明。

1914年7月，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为导火索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于次月以日英同盟向德国宣战为借口，向中国出兵，占领德国的租借地青岛和南洋群岛。在这次大战中日本和美国都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繁荣盛况，不过这份好光景并未影响到德次的小作坊。

德次可以确信，他刚刚制成的这款产品一定会卖得很好。当时市场上也有德国产的金属轴自动铅笔，但德次发明的这款内部具有凹槽的自动铅笔在世界上堪称首例。

在日本国内也可以买到用赛璐珞做的自动铅笔，但这款铅笔由多个金属零件组成，很容易损坏。而德次将三个零部件用一块黄铜来加工，成品的粗细同普通的铅笔一样。原来的自动铅笔想要铅芯缩回的时候就必须用手指压回轴内，德次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在铅笔的顶部安装了发条，只要反向扭转便可自动将铅芯收回。而且，当自动铅笔的铅芯使用到最后，剩余部分便会自动落出来。

虽然在新发明中已经添加了很多改良部分，但最让德次费心的便是如何能让自动铅笔的铅芯按出适当的长度。现在他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早上，德次没等工人们到齐便高兴地扬起了手中的试作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终于做成了！就是这个，快看！这就是文具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机轴，这款自动铅笔将来会比德尾锭更有前途！”

工人们传看着这款产品，并没有表现出多么赞同的样子。

“师父，做这个东西好像要比德尾锭费事得多啊！”

听到最年长的工人这样说，德次当即回答道：“这个啊，不要紧。以

后我们会不断引进机器，大家就放心吧！”

德次在两年前发明了叫“德尾锭”的皮带扣，他以那次发明为契机独立创业，工厂在德尾锭的生产上忙得不可开交。德次坚信，他发明的这款自动铅笔的成就将在德尾锭之上，但工人们显然还未意识到。

正如同德次所预言的那样，原本只有十几个人的手工作坊在发明了自动铅笔之后的几年间便膨胀到两百人以上的规模。那个年代还有很多人保守地穿着和服，这款自动铅笔同德尾锭一样，在销售之初，一些批发店由于对它冰冷的金属触感不熟悉而敬而远之。在日本国内，自动铅笔的销售从开始到步入正轨花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面向海外出口方面却比预想进展得顺利。

在开发夏普自动铅笔的11年后，德次从金属加工方向向家电事业方向转型，成功组装了第一台国产电视机，迈出量产销售的步伐。不过在此十年间，德次尝遍了天堂和地狱的滋味，关东大地震几乎搅乱了德次的命运。

既是企业家又是发明家的德次，如果没有关东大地震这一大转机，他不但可能开发出收音机，或许连国产第一台的电视机都不会创造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接连创造台式电子计算机并进行液晶技术等革新的夏普，是在关东大地震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中诞生出来的。

早川德次从出生之时起便背负着跌宕起伏的命运，而夏普自动铅笔的开发可以视作德次作为企业家的第一步。

## 目 录 / CONTENTS

序 企业家的诞生 / 001

### 第一章

#### 贫苦年代

和明治天皇同一天出生的孤儿 / 001

贴火柴盒的工作 / 005

筒井普通小学 / 011

那里没有那样恶毒的女人 / 015

### 第二章

#### 学徒生涯

风雪中的两国桥 / 018

“第一要忍耐，第二还是要忍耐。” / 022

师父失败，不离不弃 / 026

“德次你是我的恩人啊！” / 028

“真羡慕他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 / 033

首件专利——命运转折了！ / 037

坎坷的命运 / 043

亲人再会 / 049

### 第三章

## 早川式自动铅笔

创业！亲兄弟齐上阵 / 053

“你小子绝对不会像我一样失败！” / 057

侦探来访 / 063

“这个绝对可以卖得出去呢！” / 067

“成立早川兄弟商会吧！” / 070

“sharp pencil”（夏普自动铅笔）诞生！ / 074

### 第四章

## 关东大地震

顺风满帆 / 081

牛人病危 / 083

日本大地震 / 085

恐怖地狱 / 090

妻离子散 / 094

### 第五章

## 从关东到关西

事业转让 / 100

重新崛起 / 104

矿石收音机：“这样小的箱子能发出声音吗？” / 108



第一台国产收音机 / 113

绝不倒下 / 118

晴天霹雳 / 122

美人欣欣之死 / 128

一张明信片 / 131

## 第六章

### 收音机的时代

收音机大王驾到! / 134

企业家德次 / 136

东京手艺人德次 VS 关西人幸之助 / 140

日本光明宫 / 145

恐怖战争 / 149

“看看这愚蠢的战争都干了些什么!” / 153

## 第七章

### 国产电视机第一号

碍手碍脚的 GHQ / 158

最幸福的时刻 / 164

经营危机：“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 167

人员整顿：“依社长现在的状态，很可能会自杀。” / 172

国产电视机第一号 / 175

“这个人我一生都要跟随他!” / 181

育德园托儿所 / 186

“三种神器”：日本人心目中的最佳电器 / 189

## 第八章

### 夏普的基因

早川电机——“事事早电机” / 193

云游全国：“我的手都被握麻了。” / 197

小费袋：“所作所为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 200

一枚“金蛋”，台式计算机事业 / 203

千里之行，始于“天理” / 207

爱社精神 / 212

泪雨 / 215

愿阳光笼罩灵柩，聚焦嫩楠叶 / 216

年 表 / 217

参考文献 / 225

后 记 / 227

## 第一章

# 贫苦年代

### 和明治天皇同一天出生的孤儿

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11月3日，在明治座附近的东京——日本桥久松町，早川德次降生了。晚年的早川经常用自豪的语气笑谈道：“我和明治天皇是同一天出生的呢！”这一年，日本制造出第一台国产蒸汽机车。在美国，爱迪生发明了电影。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军队从朝鲜半岛出发，跨过鸭绿江向中国东北进攻。随后日军占领了威海。

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4月，也就是在2岁生日前的一个月，德次成为深川东大工町出野熊八家的养子。关于德次亲生父母的情况稍后会详细地介绍。

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日本获得了巨额的赔偿金，国家拿出了其中大半的钱来扩张军备，而这对外币储备不足的日本经济来说无疑是一针及时的强心剂，同时这也促进了金本位制的确立以及钢铁等重工业的发展。

收养德次的出野熊八家却是与当时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完全不沾边的贫苦人家。随着社会的发展，终于再也看不到丁髻男子了，可是长屋的贫民生活与幕府末期全然没有变化。

江户时期，为数众多的大名宅地建在本所深川，但到了德次出生的时候，那里已变成了东京的黑暗街。在明治初期，下谷区的万年町、四谷区的鲛桥和芝区的新纲町被称为东京的三大贫民窟。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大量没落的手艺人和从农村迁徙到东京的贫困农民使东京的人口急剧增加，由此导致本所深川的工业地带也变成了都市里的贫民窟。

德次住在东大工町的小名木川东岸，由于这里土地便宜，交通便利，炼钢厂、纺织厂、印刷厂和面粉厂等一系列的工厂为了方便寻找廉价的劳动力而聚集于此。东京的区和街道名称曾多次变更，上述地区大致位于现在江东区白河一、二丁目附近。

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据日本政府人口调查显示，深川区人口约16700人，士族约790人。但在七年之后，人口膨胀为当时的六至七倍。

明治二年规定，除去“士、农、工、商”的“士”，其余人等皆称“平民”。而市民意识似乎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萌芽的，那个年代日本甚至还没有选举权。从当时的记载来看，那些一贫如洗的平民所共同居住的长屋平均一间只有4~6个榻榻米大，而一间屋里通常夫妇和孩子并枕，五六人住在一起。长屋里没有下水道和电，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此时，隅田川的西侧已建立起标志着文明和现代化的铁道，同时电灯也在逐步普及。而隅田川的东侧似乎被现代文明所隔绝，仍旧过着灯笼和煤油灯的生活。在大半的平民都还在使用灯笼照明的东部，熊八的家中由于使用起煤油灯，看起来似乎可以称为“上等”的家庭。

东京电灯公司的电灯绝对安全

东京电灯公司是全日本电灯界的始祖

东京电灯公司的电灯照明亮度始终如一

东京电灯公司的电灯绝对物美价廉

这是1887年（明治二十年）东京电灯公司的广告语。在1882年（明治十五年）时，日本的第一盏电灯——弧光灯首次照亮了银座的街道。次年，东京电灯公司成立。从1887年（明治二十年）开始，身着洋服的绅

士和小姐在鹿鸣馆的枝形吊灯的光影下翩翩起舞。从那时起，东京市内的居民开始使用家庭用配电，上文提到的广告语也开始渐渐出现在报纸上。但即便如此，回顾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数年前漏电所导致的国会的火灾事件以及皇宫的断电事件等等，让当时的人们对电仍旧无法完全信赖。

马路两边的屋檐四角，镶嵌着玻璃罩的街灯在当时被称为煤气灯，但实际上不过是煤油灯而已。每当夜幕降临，担着马梯子的灯夫便用喷壶一样的东西四处为街灯添油，随后再用火柴将其点亮。

德次很喜欢跟在灯夫后面走，看着昏暗的街道一点一点地明亮起来，德次小小的心灵似乎也得到了抚慰。点灯之际，熊八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有时他会喝得烂醉，站都站不稳才回家。德次常常是抱着饿得瘪瘪的肚子等待熊八的归来。

那年夏天的一天，“德、德！”德次身后响起了尖锐的喊叫声。“啊，爹！”德次回头的同时，脚下的圆木剧烈摇晃起来。

“当心！你能上来吗？”熊八一边问一边伸手到渠沟里拉出德次。由于木材厂周围堆积着大量的木材，连渠上也满满地漂浮着圆木。木材厂的工人们抬着木头，身轻如燕地踩着圆木从渠上越过。这些工人被称为是圆木上的杂技人，孩子们喜欢模仿他们，有时候会失足跌到水里。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从圆木上掉下来太危险了，你怎么就不听呢！”

熊八突然粗暴地扯着德次的衣服，德次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

“对不起！”

德次虽然道歉了，可是熊八依然用绳子把他捆了起来，突然抱起他向水渠走去。

“疼、疼！”

德次的眼睛长得大大的，皮肤青黄，身材也很瘦小。他身上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肋骨和突出来的鼓鼓的肚子。很明显，这是典型的缺乏营养的症状。

“别憋着了！我说的话你从来都不听，你小子想怎么样？”

德次哭着叫着，眼看就要到水边了，他吓得慌了手脚。熊八把他放到了水渠里，然后自己用尽力气跳了过去。

小名木川和隅田川以盛产白鳊而出名，而在水边长大的德次并不会游泳。德次在水中手忙脚乱拼命地挣扎着，但无论如何都抓不到两三米外的圆木。时间像停止了一样。熊八在岸边控制着绳子，把快要沉到水底的德次拉上了岸边。上了岸的德次吐出呛进肚子里的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哭什么！男孩子为了这点事就哭？”熊八看着德次抽噎的小脸教训道。

“德，你明白了吗？如果掉到深水里你会死的！狮子会把它的孩子推向深渊下面，而我是因为爱你才将你推到水里。以后再也不许到水渠的木头上玩了，听到没有！”

“再也不会了，我再也不会了……”

在德次的记忆里，从小到大，这是熊八唯一一次这么严厉地训斥他。醉了酒的熊八很凶，但对于德次来说却是慈爱的父亲。

德次对于养母阿乐的记忆十分模糊。两年前，也就是德次4岁的春天，阿乐曾经背着幼小的德次到富冈八幡神社境内的深川座看歌舞伎表演，那天的阿乐比平日里更加温柔、美丽。

不过德次对于养母的记忆仅限于此。阿乐对于酗酒的熊八气恼却又无奈，终于有一天离开了这个家。熊八却告诉德次阿乐死了。

阿乐离家出走之后，便只剩下熊八和德次两个人相依为命。晚上在长屋狭窄的屋子里，熊八将德次搂在怀里入睡，有一阵子熊八外出上班时要么将德次背在背上，要么便是将他放在货车里。

熊八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叫下水店的废料收集场，主要的工作任务是负责用货车收集鱼的内脏来制作肥料。这份工作并不是自己独立的生意，熊八仅仅算是下水店的搬运工人而已，收入可想而知。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作为战胜国经济得以回升，物价上涨的同时劳动力价格也随之上涨。木匠和修葺屋顶的瓦匠工日工资一般在50~65钱，泥瓦匠在55~65钱，石匠在70~80钱，一级的砖匠在80~90钱左右。普通的劳动力在30~35钱，而熊八当时的日工资充其量只有三四十钱。就这点收入基本上也都被他用来喝酒了，难怪阿乐会离家出走。

阿乐在的时候，待德次如同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般，正因如此在阿乐离开后熊八感到德次格外可怜。但是德次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坐在渡边的运货车上和熊八到处转是最开心的事情。

熊八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毫无例外地都会将自己灌得烂醉，德次十分怀念那段时光。在秋已过半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人，确切说是一个女孩只身带着一个小包袱来到了长屋，这对德次来说很是意外。

这个女人只有15岁，和德次之间差了不到10岁，她却显得很老。德次没有办法，只能称呼她为“姐姐”。而这个女人对于和自己不亲近的德次并不喜欢，她甚至在熊八不在的时候会刁难德次。比如白天不给德次饭吃，或者即使给他饭吃却不给他菜，只是在饭上撒点盐。

德次不喜欢和这个女人一起待在家里，大多数时候他都是饿着肚子在外面游荡。由于饥饿，德次连和周围的孩子一起玩的精神都没有。德次被熊八发现在水渠的圆木上玩耍正是那段时间里的事情。

不久，那个女人生了一个男孩，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又怀孕了。至此，德次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 贴火柴盒的工作

“小德，我们去抓蝗虫吧？”

将蝗虫烧一烧，香味四溢，非常美味。对小孩子们来说，这是最好的零食替代品。孩子们经常到木材厂对面新开拓的田地里或者海边附近平井新田周围去抓蝗虫。但是当邻居的孩子们来约德次一起出去的时候，德次几乎都无法离开长屋。

“你要是出去玩了就别想吃饭！”熊八年轻的妻子——阿沫，被德次叫“姐姐”的那个女人的叫骂声回荡在长屋中。德次不是背着一岁多的勇吉就是背着刚出生的妹妹阿次，无可奈何。

“真是可怜啊，自从那个女人来了，小德次就越来越没有精神了，脸色都青黄青黄的。”

“真是的呢。这女人年纪那么小，心肠却那么恶毒。熊八不喝酒的时候也从来不知道教育教育她！”

“熊八才不可能那么做呢，她连着生了两个孩子，熊八在她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

住在长屋的邻居看到脸色蜡黄的德次在照看两个孩子，都在一旁窃窃私语。

在当时，即使是小孩子也要帮着家里照看弟妹或者做家务。德次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童年时光，在不用照看弟妹的时候，或者是弟妹已经睡着的夜晚，德次仍然被迫要做贴火柴盒标签的副业。

“贴火柴盒标签是你的工作！”阿沫只有在心血来潮的时候会做一点，剩下的活便都强加给德次来做，德次忙得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德次小小的手指和手掌被糨糊的污垢染黑，变得硬邦邦的。每到冬天，德次的手都会因为龟裂而出血。

德次一直都不明白，自己的童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自从阿沫来到这个家，德次常常一个人偷偷地掉眼泪，最后连眼泪都流干了。

“德次也是我的孩子，你不可以这样对待他！”熊八有时候也会训斥阿沫，但由于害怕老婆再跑掉了所以还是有所顾忌。熊八在这件事的态度上对德次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令德次很伤心。每到这时，阿沫总是表现出很害怕的样子，一声不吭。

其实阿沫也是一个不幸的女子。阿沫出生在埼玉县的贫苦家庭，她6岁时家里为了削减吃饭人口而把她送出去做帮佣，10岁的时候又被送到深川的纺织厂做工。

讨厌母亲的织布作坊，九夜中七晚到天明。

这是当时在群马县的桐生市传唱的一首歌谣。阿沫工作的纺织厂也是这样，平均每天要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忙的时候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此外每天还要受到监工或者前辈的欺压、折磨。在晚上聊天的时候阿沫和熊八说起了自己的经历，熊八想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才扭曲了阿沫的性



格，因此他对阿沫一直怀有一分同情。

熊八并不是不疼爱德次，让德次去做这样的工作他心里也很过意不去，但在熊八的生活中，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不喝点酒他会觉得活不下去。

“明年春天你就去上学吧，你不是一直很期待去上学吗？”熊八抚摸着德次的头对他说。可每当熊八回到家里后依旧是喝得烂醉，德次在赶着期限连夜贴火柴盒标签的时候，常常听到熊八熟睡的鼾声。

即便夫妻两人都睡了，德次依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继续工作。长屋的房租每月1日元20钱，平均每天四五钱，德次每天做副业赚的工钱大概就这么多。德次将每天赚的这点工钱攒起来付房租，他担心如果攒不够钱就没办法去学校上学。

临近年关的一个夜晚，德次正在贴商标，突然肚子像针扎一样疼了起来。这天傍晚的时候，德次被邀请到熊八的妹妹阿纓家做客。德次很久没有去阿纓家了，阿纓在前几年嫁给了附近的一个木匠，但在生下阿丝不久后就带着孩子回到了住在熊八附近的父亲银次郎家。

阿丝比德次小两岁，对于德次来说阿丝才相当于他真正的妹妹。在阿沫来到这个家之前，德次经常和阿丝一起到河边玩耍，一起吃晚饭。但是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一年，现在即使他们住得不远也再没有时间在一起玩耍。

这天德次久违地吃到了美味的煮菜和鱼，回到家之后，他又马上开始了工作。就在这时，德次突然感到不舒服，他停下了手上的活用手按着肚子。

“你今天好吃的吃多了是不是，还不快开始干活！”

正在给孩子喂奶的阿沫看到德次停下了手上的工作，不禁怒骂道。阿沫对于阿纓照顾德次这件事始终很厌恶，常常将不高兴挂在脸上。

德次一愣神的工夫，阿沫大叫：“臭死了，臭死了！你小子是不是拉出来了？”

德次在他还能憋住的时候一下子站了起来，慌慌张张地向厕所跑去。长屋的厕所是公用的，薄薄的板子早已坏掉，里面漆黑一片。冷风从厕所